



笈注蒙求

中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谷永筆札

顧愷丹青

岡白駒箋註

五子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元后傳云成帝舅王氏兄弟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谷永所上疏樓護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卿少隨父為鑿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不相經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為人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竦懼自申束仕至廣漢

太守王莽專政召為前輝光師古云王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鯖魚煎肉曰鯖鯖與旺同煎和名世盛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

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人多愛狎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廚畫廚積也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玄發其廚後竊其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其矜伐過實矜自也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初在桓温府嘗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絕超也才絕畫絕癡絕終散騎常侍

戴逵破琴

謝敷應星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伶人樂工也晞怒引其兄述述欣然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達後竟不仕晉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靖潔也入太平山十餘年召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阮宣杖頭

畢卓甕瓦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

列傳十九

隱逸傳

列傳六十四

列傳三十一

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儋石解見干揚雄草玄下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間王衍與脩談易言寡言暢衍歎服焉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入錢者皆一時名士也時慕之者舉者求入錢而不得後為太子洗馬洗馬前驛官洗本作先避亂為賊所害

全晉畢卓字茂世新蔡緇陽人少希放達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也比鄰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蟹螯大足在船上如鉞者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過江為温嶠長史

文伯羞鼈

孟宗寄鮓

吳志孫皓傳注亦載

魯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以露睹父為客禮飲尊一人以為賓羞鼈小焉羞進也睹父怒怒鼈相延食鼈進以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此睹也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曰祭養尸饗養上賓祭祀尊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於鼈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逐出也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吳錄孟仁字恭武新刻本作武恭誤也本名宗避孫皓字易馬江夏人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除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鮓藏魚也以鹽米釀之如菹熟食母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吳縣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

以寄母常不先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菘，冬節將至時，菘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菘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所感。仕孫皓至司空。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病有獨寢時，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應劭云：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適讀曰適，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為臣子。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

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為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十七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後漢書注：易曰：家有三正色也。詳審三輔以為儀表。法儀法也。人或謂湛為偽詐。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輒陳諫，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及郭后廢，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為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晉書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也。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丁，當也。居每號

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
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其哭輒餐投筯為之
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吏部任當舉如此輩人及康
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居清顯廣州珍異所出前
後刺史多黷貨黷握持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州
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
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章印

卷十

印環也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以社日立春
後五戊為春社立秋後五戊為秋社來歲鄰里社脩感念
鄉人祀之為五穀之神其名曰社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後太祖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

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遷
魏都太守為治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列傳 十九

阮放八雋

江臬四凶

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任達頽縱頽靡好
飲酒温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東晉
時州里稱阮放為宏伯宏大也言思量宏大伯長郝鑒為
方伯正也胡毋輔之為達伯達不拘十壺為裁伯裁裁度
蔡謨為朗伯朗明也阮孚為誕伯誕放劉綬為委伯委委
言用也而曼為黯伯顏氏家訓云黯當作黯凡八人號
委曲也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交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儻是也
羊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交州
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江臬以能食為穀伯

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笨粗也散騎郎張嶷以狡妄為猾伯狡猾皆也而聃以狠戾為瑣伯狠不聽從也縹繞委曲曰瑣蓋擬古之四凶也

華歆忤旨

陳羣感定容

華歆譜序曰文帝受禪魏文帝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旨徙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初文帝即王位拜華歆相國羣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明帝時進拜太尉

方正備

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羣有蹙容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進司空錄尚書事初羣為兒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

父老曰此兒心與吾宗矣博物志曰大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之語曰公慙卿公司空也卿慙長及紀紀不及寔也蹙或作感

王濬懸刀

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亮達亮明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復音福漢法免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意甚惡之主簿李毅拜賀曰

列傳下二

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稱太守縣令皆曰明府。
 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艦戰船也。乃作大船連舫。舫兩船也。以木為城。起樓櫓。畫鷁首怪獸於船首。鷁大鳥名。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稱刺史曰府君。無愛死也。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濬解縛。受璧焚觀。觀。檣也。降者必面縛。含璧與觀。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撫軍大將軍。卒。謚武。

吳志。丁固仕孫皓為司徒。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吳寶鼎三年二月丁固為司徒。正十八歲矣。

卷三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督中外軍事。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艾所破。及後主降。後主劉禪降于魏。維投戈放甲。詣鎮西將軍鍾會。後主已降。遣使於鍾會。會厚待之。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諸葛誕字公休。夏侯玄字太初。會既構鄧艾。附會以成之。曰。因謂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會陰懷異圖。維知之。欲構成擾亂。圖克復。繆勸之。由是情好相驩。會所憚惟艾。艾就檻車。徵故謂維等其情。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後漢書注。融明德皇。

卷四

列傳五十四

從之。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為尚書。

桓温奇骨

鄧艾大志

晉書。桓温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未暮。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彞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後必顯達矣。將避名易吾姓也。温豪爽。有風槩。風格姿貌甚偉。面有七星。七星。黑子。作少與。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質瑩徹。隨大小皆五稜。劉惔善談。嘗曰。温眼如紫石稜。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質瑩徹。隨大小皆五稜。作蝟毛磔。蝟似鼠。毛有刺。磔。張開也。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大司馬南郡公。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

列傳 六十八

卷三 二十八

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資。所取也。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劉禪降。後禪以勲進太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構成讒事也。

楊修捷對

羅友默記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玄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曹治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迴師。

列傳 四十四 附 楊震 傳

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廉察問也忌脩後因事殺之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綃幼婦外孫壘白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綃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壘白受辛壘擣辛物為之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技三十里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伺人祠欲乞食了無作容為人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皆默記之後宣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坐者歎伏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長歌行短歌行皆大率言人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但當及時為也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呂氏春秋曰儀狄造酒

經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曰蒼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去本趨末弃耕作之業務錐刀之利錐刀之末利言小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書所劾故夜哭也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樗里智囊

邊韶經笥

釋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鄒誕云滑稽也魯同也秦人號曰智囊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疾卒葬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宮夾我墓至

七十

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擣里。任鄙秦人也。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經書之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桓帝時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蹶。踉蹌也。不伸也。以足跑地。久之。地曰跑。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椁。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

四三

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滕公即前漢夏侯嬰官至太僕。初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蜀楚之交。山有兩岸連山。無斷處。船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椁問舊行人。皆云已久。見之久。果使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也。欲將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因留為營。斂瘞埋設祭而去。

買妻恥醮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

樵也。樵柴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盡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師古云：女讀曰汝。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師古云：買臣充卒將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拜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妻自經死。蓋醮自縊。再嫁曰再醮。買臣乞其夫錢令葬。與亦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李翟

後漢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顯宗時為司徒。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為太常。清潔脩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闢門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謝罪。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當世疑其詭激。曰：過直時人為語曰：生世不諧也。諸偶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後數為三老五更。漢官儀於齋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泥蟲名。醉者似之。

馬后太練

孟光荆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事。同成人。嘗久疾。大夫人令筮。筮者曰：此女雖久疾。後當太貴。兆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子不至耳。帝以無

皇后

子命令養之謂云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情

天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後漢書注。纖介猶微細也。有司奏立長秋

宮。注。皇后所居宮也。請立皇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

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

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注。周官

常衣大練。注。大練。大帛也。謂厚縵。裙不加緣。裙。下

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

黑力舉石。白擇對。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

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應

也。妻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

綺縞。傅粉墨。豈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推

髻束髮。如著布衣。操作而前。操炊。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

字之曰德曜。名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毛公詩傳曰。伯雅卷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發婦。又

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

使執燭放乎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蒸。薪之細者。縮。自以

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雖執燭不可。魯

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發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

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男女不

六十不間居。六十。居間。言間。居也。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

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

稱亂。嫗。或作照。以氣。連一作建。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

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

者未有似於是也。

十六

後漢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
姊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
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
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
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
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弘封侯租采地之入奉與俸通秩祿也家無資產以清
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桓梁三十餘人馮翊桓梁等三十餘人或相及
為公卿者及後漢書注

鄧通銅山

郭况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云濯讀曰濯濯船能持擢
行船也刺船之郎曰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

三十六

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覺而之

漸臺師古云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以夢中陰目求師古云默而視

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帝悅尊幸之賞賜

鉅萬以十數師古云每賜輒鉅萬如是者十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伎能

不能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

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

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為上嗽吮之嗽亦

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

使齧癰師古云齧齧也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

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景帝立通免家居人告通盜出徼

外鑄錢犯禁出曰盜出師古云徼猶塞下吏驗問盡沒入

之竟寄死人家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後紀第十

後漢郭况真定棠人光武郭皇后弟帝善况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况謙恭下士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

侯霸臥轍

後漢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任老幼攀轅號泣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

十六

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末為淮平太尹王莽改太尹曰太尹政理有能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淳于炙輶

彥國吐屑

十四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二十四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行雕龍徐廣云鄒衍之術迂大言天事故曰談天炙輶過髡鄒奭修衍之文飾文具難施故曰彫龍劉向別錄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輶也衍輶謂二駟

十七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領袖解見于前元帝時為湘州刺史

太真玉臺

武子金埒

三十七

晉書溫嶠字太真太原祈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邦族邦國名族也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從姑父之從父姊妹劉其夫姓經亂離散唯有一女劉氏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婚公有自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後少日公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婿身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

十二

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風采姿貌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坐免官坐事免官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馬埒謂于外築短垣繞之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巫馬戴星

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不寧居於家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郝廉留錢 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
姊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卷三

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
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
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承塵施於上後算理屋宇乃得
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
令

逢萌挂冠 胡昭投簪

列傳

後漢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
莽殺其子宇莽之子名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後漢書注三綱

一舉

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

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盆注盆也哭於市曰新

平新乎注莽為新都侯及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

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辭袁紹

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

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

出仕也免卒雅尚雅尚平素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

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居士道藝一不得犯其部

落一川潁川緣賴昭咸無怵惕後公車特徵公車解見于

王喬雙鳥 華佗五禽

會卒擊虞作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

二十七

後漢王喬河東人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羅鳥也但得一雙鳥焉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葬於城東百姓為立廟號葉君祠

二十七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水許傳所謂蒙汗藥之類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間平復為人性惡且耻以醫見業曹

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反初佗就曹操求還取方已歸家因詎妻疾不反竟殺之操

怒使人察之知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

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能生

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若熊之禁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迴顧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

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猴五曰

鳥亦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

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

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趣

六列

省易之趣也施之於徒隸也所以名
 晉衛恒善草隸書為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
 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杜
 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幽囚從獄中作大
 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
 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隸即
 真書行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
 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恒
 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瓘同遇害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尚清
 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推窮詰也言
 承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夜犯

五列

四列

承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夜犯
 行禁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
 撻擗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甯越若耕稼曰何為可免
 年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年此苦友曰不如學也三十
 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
 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
 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眾咸親愛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
 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羣
 鬪者死傷橫道師古云天下當出或有吉過之不問吉前
 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
 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
 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課試

功曰最下 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
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
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
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即獄平
巫師為蠱祝詛人術詳于漢書師占云郡即獄時宣帝生
治天下郡國上計者時獄繁故曾孫繫郡即獄時宣帝生
數月以自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
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
者內謁者令到獄到郡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天命
因赦天下郡即獄賴吉得生恩及四海謂赦曾孫病吉視
遇甚有恩惠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
恩後上問知吉有舊恩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塞帷

郭賀露冕

二十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舊典
傳車驂駕傳車驛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
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
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諸臧過者臧通臧望風
解印綬去初交阯屯兵反有司舉琮為刺史為交阯琮到
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民不聊生不能故聚為盜賊
琮即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復音百姓
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言盡
民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後漢郭賀字喬卿雒陽人建武中為尚書令曉習故事多
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
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

十六

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後漢書注三公服，衮冕，衮卷龍，衣也。黼，蓋裳，文也。黻，文若斧形。黻，文若兩已相背。冕，以木為之，旒，冕上公九旒，侯七旒，伯五旒，子三旒，男二旒。敕行部去，旒，惟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華陽國志曰：明帝賜三公服，敕以彰有德，所謂露冕，蓋本諸行部去，旒，惟露冕使百姓見之。此新刻本作露冕，不成義。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靜稱。

馮媛當熊

班女辭犖車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婕妤，內寵與傅昭儀等。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逸與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

外戚傳上

外戚傳下

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未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以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云：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今有班婕妤，後趙飛燕譖告，許皇后與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耶，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怨。如其無知，怨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閱之，賜黃金百斤。

王充閱市

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

九

箋註蒙求

卷之中

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
 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碎為從事轉
 治中自免還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見前解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師古
 有園圍不窺視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
 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
 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
 陰陽所以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云
 南門禁舉火及開北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
 舒希世用事師古云希與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
 嫉之乃言之於上以獨相膠西王亦帝兄尤縱

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
 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不問家產業以修學
 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
 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除儒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
 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以壽終
 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平叔傳粉

弘治凝脂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曹操女為吏部尚
 書駙馬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面至白明帝疑其傳粉夏
 月令食湯麩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晉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
 江左王羲之目之虜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

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仕為丹陽丞

楊寶黃雀

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鴣
 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
 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
 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
 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三事三公也
四枚象四世也寶
 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遁光武高其節公車特
 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為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
 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彪獻帝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復為
 太尉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晉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

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
 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
 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
 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隨一石
 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新
刻

本考例曰萬曆刊本此題作楊生黃雀毛子白龜以避寶
重蓋後人所改雖不可必從似有其理愚按養龜者非毛
寶矣其軍人也何得題毛寶白龜當
作楊兒黃雀毛軍白龜而允當耳

宿瘤採桑

漆室夏葵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后頸有大瘤號曰宿瘤在父母家號
宿瘤女宿宿
 疾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
 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
 受父母教採桑教猶命也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惜哉宿

溜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不也。予之不忘。中心謂何。不
中心言守也。謂猶宿溜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
載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
用之。王大慙。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
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
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
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
之。侵三晉。趙韓魏懼秦楚宿溜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
王逃亡。而弑於外。

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
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
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
大夫之憂。婦人何與。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
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其家。
倩吾兄行。追之。暫雇使令曰。倩逢霖水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兄。晉言
客鄰女。雖非吾。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漸如水浸不
事終與吾也。潤漸及喻魯國。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
之憂。延及眾庶。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
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息。

韋賢滿羸

夏侯拾芥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
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為丞相。以老
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
玄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

列傳 五十四

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籝籝箱之屬不如一經玄成相

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簡易

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云若今義

疏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

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

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

地芥師古云青紫卿大夫之服地芥草芥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成之從子亦以曠達自居阮

伴達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為他賓設黍

簡食之以致清議鄉論曰清議廢頓幾二十年

列傳 三十五

晉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個儻不羈個儻不見

卻說一技下為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

尚有負進財博之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

耽在艱在艱居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

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

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

投馬絕叫馬局上所陳子擲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

不其通脫如此仕為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

鄭眾不拜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

單于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云窖舊米粟絕不飲

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

列傳 四十二

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乳乃得歸師古云羝牡羊也武

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

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常惠武之官屬天子

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為

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百畝宅一區

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

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後漢鄭眾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

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

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

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眾眾言臣前奉使不為匈

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

持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帝不聽眾既行在路連上書因爭

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

爭禮之狀皆言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為軍司馬

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

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

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忽見黃金

一釜釜與鬴同量也按考工記鬴深十尺內方尺而圓其外

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於人至農月以小

列傳
二十
六
附
傳

卷之中

車推父置田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約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為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練三百匹放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搜神記云織女生一子曰仲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倣儻之畫策不肯仕宦游於趙會秦圍邯鄲而魏使新垣衍索隱云新垣復姓名行欲令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魏都大梁故亦稱梁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為紹介見衍索隱云紹介也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

越世家

之玉貌非有求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韓詩外傳云鮑焦周潔而采樵焦捨椽充食不履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與履其地食其利可乎焦遂抱木立死從頌眾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云已留趙不去非為一身彼秦拜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斬獲一首賜爵一級索隱云斬獲一首賜爵一級彼即為帝則連路東海虜使其民索隱云虜使其民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則對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戮與勁通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

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隱
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
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
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正義云間行
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可以致富自
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巨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故
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緝柳

温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字孫敬到洛陽在太學左右得一小屋
魏文帝立大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揚柳為簡以寫經
學於洛陽前漢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温
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小簡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

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
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山邑縣名
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没于石勒乃
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掠奪取也步走
擔其兒及其弟于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
有一息息子理不可絕止應自弃我兒耳幸而得存我身
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弃之朝弃而暮及所弃子得存
明日繫之於樹而去弃已子存弟子見其義焉及則至江
東仕為尚書右僕射攸弃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妻甚
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姊

六十一

三十一

子日 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
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不仁無後
晉密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康為鍾會謂紹曰巨
源在巨源山濤字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
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密紹稠多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
羣昂昂貌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
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天子出奔馳詣行
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
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
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誓侍中血勿去此言不
鳴元帝表贈大尉謚曰忠穆祠大宰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
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
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妍妾數十人
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蘊蓄也羅縠輕紗也曰在所擇使者曰受
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勃然變綠珠吾所愛不
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詐詔崇正宴
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
致死於君前晉書君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東市東市
所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
不能答遂被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音寡孀
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師古云挑

卷之十

卷之十

動之以挑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師古云都閑美之稱也文君竊
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而古云悅其音怨不得當也當謂對
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云但資
產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長卿相第俱如臨
邛師古云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乃之臨邛盡賣車騎
買酒舍令文君當壚師古云壚所以居酒瓮相如自著犢
鼻禪犢鼻禪解見于與庸保雜作師古云庸保滌器於市
中器也王孫恥之杜門不出杜塞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云不今文君既失身
於長卿長卿故倦游厭游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
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僅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為富
人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云主天侍武帝帝讀子

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以為郎

伊尹負鼎

甯戚扣角

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干求也乃為有莘氏媵臣注湯娶有
莘氏從媵臣曰媵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
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五反使言素王及九
主之事素隱云素王太古質素之王湯舉任以國政
三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近舍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
山矸白石爛矸山石貌或作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
適至矸矸也從昏飯牛薄夜半薄止長夜曼曼何時且曼曼
也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趙壹坎壈

顏驄蹇剝

史記卷之...

後漢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後漢書注。魁。壯大之貌。或至
 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擯。斥也。乃作解擯。屢抵罪。幾
 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貽書謝恩。為窮鳥賦。稱其恩德。後舉郡上
 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受上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
 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
 王。注。食其。初見高祖。長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下堂。常。知非
 也。執手。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士大夫想望其風采。風。儀文。采。也。後州郡爭致禮命。聘。及。十。辟
 公府。並不就。終於初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
 如其言。題云坎壤。坎壤。言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舍。郎。麻署也。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
 時為之。郎。為之。為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

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所謂
也。蹇。剝。蹇。艱。剝。落之謂。是以三葉不遇也。三葉。三世也。上感其言。擢為會
 替都尉。一本作景帝好美。臣貌醜。醜。世也。

龍其遂勸農

文翁興學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宣帝時。渤
 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禽。與。擒。通。上。選。能
 治者。以遂為渤海太守。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勅屬縣。悉
 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與。鉏
鉏。同。鉤。也。持。兵。者。迺。為。盜。賊。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
倉廩。假。貧。民。謂。古。云。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尉。通。遂。見
 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商。賈。日。末。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
 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皆富貴。獄

訟止息。後徵遂議曹王生素嗜酒，亡節度。議曹以諸生有文學者為之。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對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為丞，以褒顯遂云。

夏

前漢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云：辟，讀曰僻。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飭厲。師古云：飭，與救同。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為右職。師古云：郡官有中、高職也。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云：學官，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師古云：下縣，四郊為除更，師古云：不

役也。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云：益，多也。飭，整也。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師古云：閭閻，內中小門。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繇，讀曰由。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

五鹿嶽嶽

史記晏平仲，嬰索隱云：平，諡。嬰，字。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蓋，擁挾抱也。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

列傳

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三十一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

五鹿複姓名充宗

時為少府貴幸為梁丘

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

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云言藉諸儒莫能與抗

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云齋衣下之裳抗

首而請師古云抗舉也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云刺也距也

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云嶽嶽角長貌遂為博

士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四十四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

吾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

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綬也印也言其相薦達也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

大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云彈冠者

且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師古云取進趣也禹字少翁以明經潔

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卷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議者言無司馬

徽有知人鑒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

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

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百里才謂縣令使處治中別駕之任

始當展其驥足耳治中從事史一人居治中別駕之任

傳車故謂之別駕驥千里馬也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為治中從

後生家

卷之四

三十一

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入生

業農畢乃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剽輕重

也賑卹窮寡暮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

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

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

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後漢書注鳴臬也時考城令王渙政

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

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

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鳥逐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

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注渙縣令也以奉資勉入大學以

為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諸葛顧廬

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

十倍曹丕文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

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

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

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略曰臣本布衣躬耕於

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

以木牛流馬運糧常與嘗通木牛流馬皆載多行少人不

覽據武功五丈原武功縣名與司馬宣王仲對於渭南相持百

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

木牛流馬連弩以鐵為矢長八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

傳第

傳第

陳圖詳于集覽咸得其要云。

第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云無善行可推舉選也。後屬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日來謁何歸上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都下邳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王哀柏慘

閔損衣單

八五

晉書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城陽郡營陵縣少立操尚有所守而不散博學多能其父儀為文帝司馬見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

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且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小雅蓼我之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舊本哀作哀非。

舊注云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新曰綿故曰絮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鞞引鞞與制馬者父責之損不自理不解也父察知之欲遣後母去也損泣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二子單衣單也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平均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侯書玄龜負圖出
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曲禮所載皆七此
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各國而秦獨得其
名筆恬更為之損益耳損益其制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
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舊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為秦
將始皇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官者蔡倫字敬仲官者給事官掖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
令後漢百官志云掌上手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
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
為紙縑貴而簡重縑值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造始也無
意始作故用樹膚麻頭麻本不及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
可績者

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倫封侯故云

孔伋緼袍

祭遵布被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表一本作裏緼象著二旬
九食十日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
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
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弃物於
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

後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
從光武平河北拜征虜將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
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袴睡夫人裳不
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之喪禮成
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存存其

漢書卷之...

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其見思如此。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第五十列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後漢書注。圉縣。故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為中郎。將獻帝西遷。遷都於長安。王粲徙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屣。履也。倒。履言遽也。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

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

曾祖龔。祖暢。皆為三公。所以稱王公之孫也。

王敦傾室

紀瞻出妓

第六十八列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熟。自領揚州。牧謀逆。病死。割棺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甲煎。香名。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羣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荒。迷亂也。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不留一人。題云。時人莫異。

見于世說

舊注引世說云。王導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

妓瞻使妓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顏問答之顏無作色世說於歌中欲通其有司奏顏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顏無作色注顏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督謂察東至海以軍與誅不從命者有所逐捕及行誅威振州郡

列傳四十一

傳不疑四十一

後漢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命也漢安初遣八使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郭遵馮羨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以下八使皆為顯官同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

路安問狐狸當路居要地也豺狼

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孔厚之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遺忘也好戴曲笠有意於

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人有畏影惡跡

而迹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將不畏影者將修身守貞者也既身修自固則畏影者未能至於忘懷所以有好惡也所以戴曲蓋也吾將修身安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嗣祖父封世稱謝康樂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名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

邀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為侍中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躡履也上山則去其前齒起為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弄市靈運詩書皆兼獨絕絕超越也善詩善書皆超越於眾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為二寶詩文與書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墊與窳通傾也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親戚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人倫詳見于詩助月

且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表閱得免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十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衰滂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四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正義云屈原昭皆楚之同族為懷王左徒博聞強志志與誌通記也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嫺習也辭令文章辭命也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害忌也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推子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秦留之竟長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令尹楚之上卿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

王指人過王怒而遷之遷于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
 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云
 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
 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見野漁父曰夫聖
 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
 揚其波與浮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啜其醢鋪糟啜醢且
 食其何故懷瑾握瑜瑾瑜皆而自令見放為原曰吾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察察清潔受
 物之汶汶者乎汶汶猶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皓皓潔白乃作懷沙之賦
 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羅後百餘年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
 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親近左舍人怪之因特令闚者
 而問之闚者守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為掃於是舍
 人見勃事參因以為舍人

高王傳

二十

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諧事
 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
 友岳為其首潘岳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繆儼杜斌鞏虞
 周恢素秀陳駉郭彰許猛劉謐構愨懷太子之文傳會
 及晉書限斷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治起
 依違未決賈謐上皆岳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
 議請從泰始為斷與何晏性自岳惡其為人致
 小史給岳千岳而狡黠自喜喜之自喜同

擢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謀為亂同被誅謚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為子時賈后淫虐謚干預國事權侷人主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為郎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諂政治歸惡天子

註誤諸侯王遂弃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五十四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邪正雖愚為用若懷邪智益為害於是辰時客主邪正之語辰為客其略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
北方之情好也極行貪狼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南方之情惡也極行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
上方謂北與東下方謂南與西施政者當知此觀情以律明王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

第

輕舟侍從被文綉。幃帳以珠玉為飾。常以繒錦維舟。去或
割弃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水名。臨江。飲馬。權率
眾應之。使寧為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
徑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斬首以級數之。北軍驚駭。權
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陸遜字伯玄。孫皓時為丞
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
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
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干木富義 於陵辭聘

淮南子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軾。伏也。
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

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
人敢勿軾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于義。寡人
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弗
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
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
鎰。鎰。二十兩也。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
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
食。非與物無治也。言有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
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
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
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
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母兄將妻。適楚。居

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元凱傳癖

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譜第世統註謂之序之籍錄也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其書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又愛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癖嗜好嶠有財癖錢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為後世名好名稱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

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

為陵谷乎

列傳五十五附張

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晉衛恒字巨山章帝時後漢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殺去聲謂殺字肉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楷式也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忽忽急遽也言雖急遽之際所遺之草書及寸紙書人不遺之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

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父城縣名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道經父

列傳第七

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為主簿及王郎起王昌一名郎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葦亭天寒眾飢疲異上豆粥明且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燎炙也異進麥飯菟肩菟與通因渡滹沱河還拜偏將軍為人異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多也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葦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列傳三十一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為高寢郎師古云高廟衛寢之郎會衛太子

為江充所譖敗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冤千秋上急變師古云所告非常故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寤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然父不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為吾輔佐立拜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云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師古云苦也迺晨炊蓐食張晏云未起而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自絕

列傳四

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師古云以水擊絮曰漂哀之飯信數十日信

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豈望報乎蘇林云王孫如言公子子淮陰少年又侮信眾辱信曰師古云

辱於眾中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云跨下兩股之間也信孰視俛

出跨下俛亦俯字一市皆笑以為怯及信為楚王召漂母

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云以耻辱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

召辱己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

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我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云就成也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引入

菴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

世世封侯欲為數代天子又曰我司命也司命星君下山百

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同看並為白鶴飛去鍾遂於此

葬母家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及和休和生皓新刻本誤也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壺公謫天

刺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

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

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

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

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

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為人所今

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

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

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為都尉。人莫知其
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三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
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
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
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昔夜皆還
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大學。子訓嘗居學校
諸生為請。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
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
語之。我告欲見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三處。諸
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我先來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
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諮。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
青驪。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
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蟻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謂族父之子。相王莽末。平林陳
牧等聚眾。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為更
始將軍。眾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帝
位。南面。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
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宛。懸於市。宛城遂北都洛陽。後
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宮館無所毀。官府市里
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
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怍。變也。頰色後赤眉賊入關。見殺
晉惠帝初。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
決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

舊唐書

晉書

羣下網紀大壞網紀法度也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位更相薦舉故曰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肉無米何不煮之其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

鄺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權意無道之君本指答無道還機捷類如此而機讀如見幾權甚異之屬於權前漢鄺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師古云落魄失業者無次無衣食業為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云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

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云洗足也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云輟止也起衣著衣延上坐謝之既下陳留號為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云憑據也憑軾者言但乘車而游說不用兵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已迺烹之

馬安四至

應璩三入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職比謁者太子出則前驅安文深文法深列巧善宦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

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文章叙錄應璩字休璉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明帝世舊本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云云魏下文字衍歷散騎常侍

列傳二十汲黯傳附

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
百一詩以諷焉詩名百一義取其略曰前者隨官去
也有人適我聞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枯魚乾也問我何
功德三入承明廬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其言雖
頗諧合多切世要諧合言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靜悍不飲酒少時陰賊
感槩師古云陰賊陰懷賊害之意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
借交報仇滅命作姦滅與通也師古剽攻不休及鑄錢掘
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為儉以德
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人解實不知報有儒生譏解
實生吏以責解解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

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師古云當謂遂族解

團

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
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師
云飲沒也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振
也謂不稱顯家亡餘財衣不兼采無美食不重味乘不過鞮牛師古鞮
也重稅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
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
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與
通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
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注嬰扞禦鈔盜與鈔同賴

三

其全者甚眾。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歸家。徒繫囚，被繫於獄者。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悅。永平中，為三公。

會替典錄盛吉字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月罪囚當斷，斷死也。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豫讓吞炭

鉏麴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范氏，中行氏也。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也。或以為盛酒器，非也。董份云：死骨人所諱者，何以盛酒乎？蓋深怨而辱之，為沒器耳。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修我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

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

又漆身為厲，厲，讀曰癩。吞炭為啞，啞，瘖病也。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

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也。問使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

對曰：臣事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

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

子自為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

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杜注：失君道也。厚斂以彫牆，厚賦斂于民，雕畫牆壁也。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宰夫，主屠烹者，胹，煮也。

宣諸番婦人載過朝，杜注：番，以草索為之，棄之，不欲令朝臣知之，故

獸掌曰躡。

宣公二年

使婦人載盾為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鉅鹿賊之。杜注鉅鹿以過朝。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杜注不解寢退衣冠而睡。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蓬亂也。不以王務嬰心。嬰猶關也。轉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常為有司所按。遷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金貂侍中冠也。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復為所司彈劾。推帝省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者。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屏蔽也。餘兩小麕。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

一生當著幾量屐。量與緇同。雙履也。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終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子。蘇峻尅京師。矯詔以為侍中。為石勒所殺。

初平起石

左慈擲杯

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見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占弟所在。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向者所牧。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

道便得。初起便弃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按神仙傳作五百歲。以能坐在立亡。日中無影。有童子下。文論五千日為是。後還鄉。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方服茯苓。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今從神仙傳。是。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靈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盡。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六甲。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也。推日逆知吉凶。以癸亥為六甲。窮日類是也。能役鬼神。坐致行厨。行厨。隨行。饋饌。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而召之。閉一室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左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為。操怒謀殺之。為設酒。慈乞分杯飲。

酒時天寒。温酒尚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兩向。各分。慈飲其半。送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俯仰之狀。舊本脫。今補。欲落不落。一坐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眾曰。珍羞俱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沈之。復引出。皆三尺餘。操鱸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令增二端。語頃即得薑。還使報命。增報命。錦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

續紛盛也續紛盛也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髣髴似而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街巷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黃髮老人垂髫童子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為具言聞皆歎惋惋駭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據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詣太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

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少健糧盡覺食桃乃下山得澗水飲之並澡洗洗足曰洗望見蔓菁菜葉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世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郎等來何晚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設七寶瓔珞非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十客數十將三五桃至云來慶女壻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住半年自以為知經人間二三百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

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栖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大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落水。閣道，棧道也，險絕之處，旁鑿山巖，施版梁為道也。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表，劉得富貴焉，免寒士。表，漿劉秉褚淵同受宋顧命輔幼主蕭道成有

六

篡宋心，袁劉謀誅，道成淵以其謀，儉字仲寶，祖曇首，父僧告，道成袁劉皆死之，故云賣袁劉。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枯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枯與檜同，柏葉松身。終當任人，家國事仕，至中書監，寡嗜欲，惟以經國為事，少有宰相志，賦詩云：稷契正虞夏，伊呂翼商周，舊本儉作常，誤也。淵年十餘時，父有牛墮井，營救喧擾，淵下簾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謂曰：可密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慙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收金而去，後為尚書令，歸心齊高帝，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譏之。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淵告謀戴僧靜攻粲石粲為司徒，與尚書令劉彥節彥節，東字貳於高頭，粲父子死之。

帝死其事。是時道成已封齊公。進爵齊王。朝臣皆附錄。獨袁劉不欲事。二姓。故据齊。曰貳於高帝。

李倫錦障 春申珠履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貲猶量也。後拜衛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紈細密。有光也。珥金翠。珥耳飾也。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金。澳當作煖。廣韻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椒胡椒也。漢官儀皇后宮。椒塗壁。稱椒房者是也。愷用赤石脂。赤石脂藥名。當時值貴者。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扶疏盛貌。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

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眾。愷恍然自失。恍然失意貌。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瑇瑁屬甲。有白黑斑文。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也。注請命。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拜 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魏文帝后。漢太保甄邯後。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冀州袁紹所領。文帝納后於

傳 甄后

列傳 十八

列傳 甄后

鄴魏略曰鄴城破鄴城紹之所居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持也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輸作徒刑也輸輸送之役作上功之役

胡嬪爭擣

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

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莫知所適常乘羊車以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羊好食竹葉尤嗜鹽以鹽汁洒地羊遇之舐地不去然芳蒙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擣蒲爭失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芳生武安公主也

石慶數馬

孔光温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云史失其名故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馴師古云順也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云凡總計人二千石號奮萬石君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為上御上問車中幾

十六

奮萬石君

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後為丞相

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師古云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有所

言輒削草藁言已繕事書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師古云奸求也有所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休

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云長樂宮中有温室殿光默不應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哀帝立拜丞相及王莽權盛稱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

壽杖師古云靈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自然合杖制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辟

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弋繳射也謂以繩繫矢而射飛鳥也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止

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以為知言知言謂知是理晚節亦不

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于法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

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勝情愛勝地有濟勝之具濟勝之具便登陟即是也

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遺遺贈或謂許曰嘗聞

箕山人似不爾耳。許由隱于箕山。故稱箕山人。許曰筐篚苞苴固當輕於天下之寶。筐篚苞苴謂諸侯之寶。謂天下之寶。謂天下之寶。今本無載。

優旃滑稽

落下歷數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也。索隱云倡侏儒短小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植者皆沾寒。秦有陛植郎。執楯列陛側。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休庇。我即呼女汝應曰諾有頃臨檻大呼曰陛植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長身材幸雨幸而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凡新髮物露於外則液二世笑而止。

律志

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師古云姓唐名都方術士也。分天部謂分二十八宿為距度也。郡落下閔與焉。師古云姓閔。都分天部而閔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此改作大初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黃鐘律長九寸圍九分以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又象所從出也。陽文曰九陰文曰六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輕重長短多少贊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其本皆出於律。

曼容自免

子平畢娶

前漢那丹字曼容琅邪人。父漢以清行徵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

列傳 二十四 附 逸民

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損益之為卦也，在上則損，在下則益。下則損，下益上而後無咎。遠害欲富則自益，欲貴則居高與損益卦反矣。而以无咎遠害論則富不如貧，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既如賤，救斷家事勿相關。救家人曰：待遂肆意遊五嶽名山。嶽東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聲合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君耻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之知音也。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離朱，孟子所謂離婁也。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仲文照鏡

臨江折軸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怏怏，情不滿足也。忽遷洛陽太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壩地為宮。壩者，外垣之內，內垣之外，游地也。上徵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祖，解見于表。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云：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簿，書罪狀文次，第其對辭也。中尉，鄧都簿責訊王也。王恐自殺，葬滄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樂巴嚙酒

偃師舞木

蓋

神仙傳。樂巴蜀郡人。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正月朔百官朝賀。巴獨後到。頗有醉色。又飲酒。望西南。嘆之。飲誤後漢書樂巴傳注引神仙傳。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廟。今且耆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嘆酒為雨。以滅火災。詔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答云。正且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漢書。列傳第十七。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若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也。王視之。趣

湯

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鎮。頤也。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瞬動目。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傭書。受雇也。寫文字也。所為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追。追也。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為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

列傳 二十四 貢 兩 補

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師古云。裁與才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玉潤

彥輔水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風神。見于前解。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雋爽有風姿。風姿。見于前解。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

列傳 十三

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水清女壻。玉潤。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歎美如此。

衛后髮鬢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鬢髮。鬢髮。見其美髮悅之。飛燕。寵於體輕。衛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為平陽公主。謳者。武帝被霸上。被。除也。福也。孟康曰。如今還過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三月。上已。被水上。還過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子夫侍尚衣。尚衣。主衣也。軒中得幸。古師

云軒謂軒車即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
今車之施轡者師古云拊謂摩循也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
曰行矣行矣猶今言好去也生男據遂立為皇后而男為太子太子辰太子遭巫蠱事起巫蠱
千丙吉江充為姦太子與后共誅充誅充太子敗亡而兵敗走
后自殺

前漢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師古云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也
初生父母不舉任其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
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以其體輕故名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
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立為
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昭儀皆女官名弟嬪
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
帝立尊后為皇太后哀帝為太子頗得趙后力故也西京

雜記曰飛燕為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
進退昭儀不能及但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
玉為當時第一

玄石沈湏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
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節度謂歸家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
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耳
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
石飲酒一醉千日題曰沈湏沈湏於酒也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
為心常乘鹿車鹿車解見于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謂
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指酒毀

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攝持也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十斗也五斗解醒醒酒也未飲欲解醒更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銜肉頽然復醉醉倒貌皆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也攘袂出臂也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言體如雞肋之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厝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嘗為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調選也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壁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有壁

者槃散行汲雙敬也槃散

雙敬也槃散

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雙

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

罷瘡腰曲背隆高之病也蓋而君之

臣不幸有罷瘡之病罷瘡腰曲背隆高之病也蓋而君之

後宮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歲餘賓客

罷瘡腰曲背隆高之病也蓋而君之

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覽者以為愛

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覽者門謝焉後乃

復來

復來向者引去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

容復來

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援拔也趣火來上趣促也視絕纓

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

也

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羣臣百餘

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燿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

也

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燿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

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燿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

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燿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

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晉人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顯報王也王問對曰往者王隱忍不顯報王也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石北方下文石棹是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兕兕野牛也皇甫謐曰作石棹於北方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令史善清談面有疵點黑也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也七略曰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

裴頠談藪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郡人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也負恃也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未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通暢王劉所懷問者為彼答者為我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彌終留宿至且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遺使張孝廉船召與同載劉同車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為理窟勃率行緩貌言言論不急切而終歸理也窟孔穴也理之所聚故曰窟官至御史中丞

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誓古少知名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兵縱橫言不可一時

之傑也。樂廣嘗與顧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顧辭語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顧為言談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不揚曰：寢貌進退不甚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荆州也。孔璋，廣陵人，辟難冀，偉長擅名於青土。徐偉長居北河朔，州為袁紹典文章。劉公幹，東平寧陽人，海郡南貢青也。故公幹振藻於海隅，寧陽邊齊，故曰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許都故曰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江中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大

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荆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

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奈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后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鈎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奸擿伏如神。師古云：擿，謂動發之也。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古師

云稱美其德。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為人強力。天性精。不能容也。於吏職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毛氏曰鈎距如鈎之有使入其中不能出。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矣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願代廣漢死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會

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心計不年十三為侍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析秋毫也。析分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列傳
二十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云壽姓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云僮者婢妾之通稱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子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冒謂假給事建章。建章宮中後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三萬騎出高闕。名山追匈奴右賢王。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

同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

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為侍
 中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後置大司
 馬位去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
 有膽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顧念不
 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
 也上益重愛之

酈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酈寄字况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后崩
 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漢興天下既定踵
秦置材官於郡國
 京師有南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給祿祿信
 之寄說祿曰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
 兵留此為大臣所疑何不將印以兵屬大尉與大臣
 盟而之國大臣得安足下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
 高枕而王千里祿信其計

諸呂天下稱酈寄賣友

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榮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
 楚可以間出師古云間出
投問隙出也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
 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云纛毛羽幢
也雉尾為之在車
輿車後左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
 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
 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晉書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龍穎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
 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祖獨異焉闔門守靜
 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曠順
貌有公輔之望兄子濟
 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

高祖本紀

五十四傳

中不佳時脫復看耳。脫或然濟請高之因剖折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嘲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舒字陽元重之曰魏舒堂仕至汝南內史左氏傳曰晉樂書中行偃使荀螢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晉賦厲公逆周子于京師周子少有才周子有兒而不慧不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蹻擔簦徐廣云躡草履也簦長柄笠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二十兩為鎰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秦

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十六兩為斤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笈書箱也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商受斲涉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三公初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瓘女曰衛公女有五不可瓘亦位三公故稱公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種賢一也多子二也容美三也色白四也身長五也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元后武帝荀后楊氏荀顛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婚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戰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聞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為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

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子廢惠帝太子通之母謝氏賈后廢之趙王倫等因眾怒謀廢后太子廢之故眾后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倫乃率兵入官廢之矯詔齎金屑酒賜死

書泰誓曰商王受斲朝汲之脛斲斬也商王冬月見朝汲之通雅云尚書皆作商王受斲賢人之心曰吾聞聖人臆有七竅剖而觀其心

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